

《书谱》英译本副文本功能演变的历时对比研究

马仲泽, 白 玲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 要

本研究以热奈特副文本理论为理论基础, 对孙大雨(1997)、张充和与傅汉思(1995)、毕罗(2011)、潘君尚与潘国键(2018)四个《书谱》英译本的副文本配置进行历时与共时对比研究。通过统计各译本前言、注释、插图、参考文献等副文本的类型、数量与分布特征, 结合定性分析其功能演变脉络。研究发现, 四译本副文本在数量规模与功能承载上呈现显著梯度差异: 潘译本副文本载量是孙译本的40多倍; 这些演变由学术累积、出版形式、译者翻译理念及书法素养等共同驱动。本研究补充了《书谱》英译研究中副文本维度的系统考察, 可为古典书论海外译介的副文本配置提供参考, 但尚存读者接受维度缺位的不足。

关键词

《书谱》, 副文本, 历时演变

Paratextual Functions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upu*: A Diachronic Comparative Study

Zhongze Ma, Ling Ba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17,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Gérard Genette's paratext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carries out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omparisons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upu*, translated by Sun Dayu (1997),

Chang Ch'ung-ho & Hans H. Frankel (1995), Pietro De Laurentis (2011), and Kwan Sheng Vincent Poon & Kwok Kin Poon (2018). Through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paratextual components across translations, including prefaces, and others,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paratextual funct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four translations differ markedly in paratextual volume and functional capacity, with Pan's version containing nearly 40 times as many paratexts as Sun's, the evolution of paratexts is driven by the accumulation of prior scholarship,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publication,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ir professional attainments in calligraphy. This study supplements existing *Shu Pu* translation research with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paratextual configurations. It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paratextual design of classical Chinese calligraphic treatises in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A limitation persists, however: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ader reception remains absent.

Keywords

Shupu, Paratext, Diachronic Evolu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孙过庭《书谱》是中国书法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典籍，全文融笔法技法、书法审美、书家品评与创作思想于一体，也是一部体系完备的书法通论，在中华书法文化对外传播进程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先后诞生孙大雨、张充和与傅汉斯、毕罗、潘国键与潘君尚父子四部完整英译本¹，覆盖近百年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阶段，为研究古典书论英译提供了连续、典型的研究样本。

在典籍外译的跨文化传播中，副文本作为连接读者与正文的文本要素，包含前言、注释、插图、参考文献等载体，是提供文化补偿、传递审美、承载译者主体性的关键媒介。不同于正文译文直接的文字转换，副文本能够弥补目标读者在书论术语、古代书家典故层面的认知空白，同时直观承载译者的翻译理念、书法专业素养与文化传播立场，是考察翻译行为与文化传播不可忽视的维度。

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针对《书谱》英译的相关研究大多围绕正文展开，研究重心集中于翻译策略对比、术语分析，较少涉及注释、插图等副文本片段，尚未有以副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基于副文本理论，本文研究问题有三：第一，《书谱》四英译本分别配置了哪些类型的副文本，各类副文本具备何种分布特征？第二，这些译本副文本的功能经历了怎样的历时演变？第三，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演变？

本研究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理论层面，将热奈特副文本理论引入古典书法典籍翻译研究，拓宽副文本理论的适用场域，丰富中国传统艺术典籍英译的研究视角；实践层面，通过梳理不同时代译本副文本的配置经验与得失，为书法等中华艺术类典籍的外译，提供可参照的副文本设计、内容配置实操方案，助力中华传统审美文化高效、完整地对外传播。

2. 研究综述

当前《书谱》英译研究主要围绕术语翻译、译本对比、理论适配与跨文化传播四大主题展开，研究成果持续丰富，但学界始终聚焦正文译文，尚未对副文本开展专项、系统研究。与此同时，副文本研究

¹下文简称孙译本、张译本、毕译本和潘氏译本。

已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与多元应用范式, 广泛应用于各类典籍翻译, 却极少涉足书法专业书论领域。

2.1. 《书谱》英译研究综述

笔者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Shu Pu”、“Calligraphy Translation”、“Sun Guoting”等为关键词, 时间限定 2026 年 1 月 1 日前进行检索, 搜索到相关文献 3 篇; 笔者又在中国知网中以“《书谱》翻译”为主题词搜索相关数据, 发现 2013 年前并无相关文献, 扩大关键词检索并筛选后得到有效文献 26 篇², 笔者将知网检索结果绘制成图 1。现有《书谱》英译相关成果整体围绕术语转换、译本对照、传播效果、理论适配四大核心主题展开, 但尚未形成针对副文本的专项系统性探讨。故笔者按研究主题整合梳理已有成果, 并厘清领域现存研究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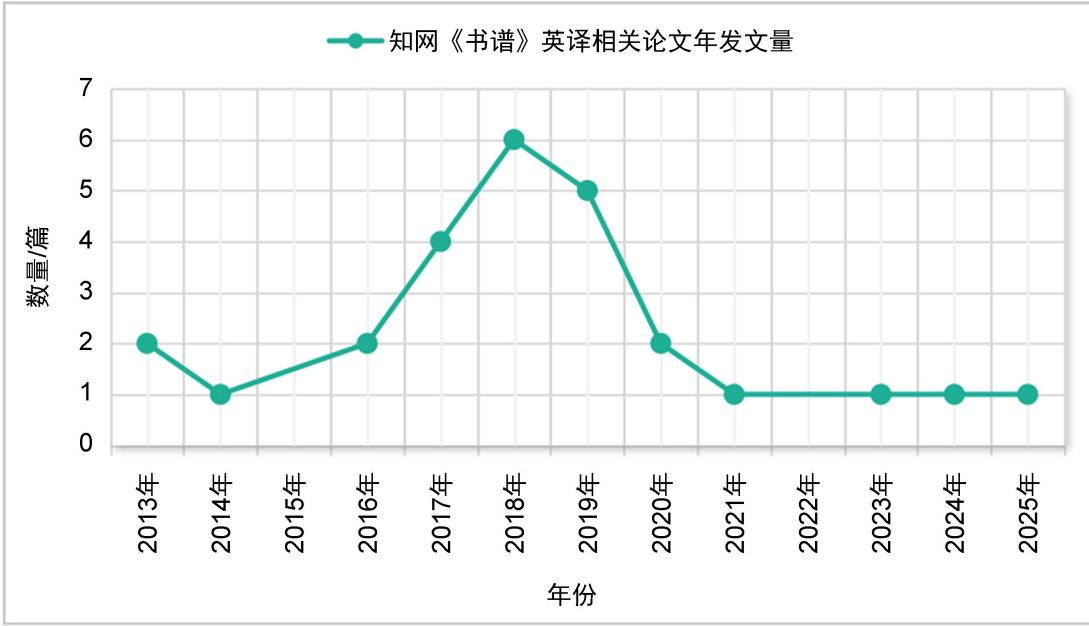


Figure 1. Publications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upu* in CNKI
图 1. 知网《书谱》英译发文量统计图

书法术语是《书谱》英译的难点之一。海外研究中, Song, G 以《书谱》术语为其中案例探讨书法翻译策略的启示, 但未能专门针对性研究《书谱》[1]。国内研究自 2013 年逐步推进, 吕立超引入符号学突破传统字词分析局限, 奠定术语翻译研究基础[2]。后续研究不断深化, 刘彦仕提出术语翻译“文化保真”原则[3], 顾毅、王振威构建“广义-狭义深度翻译”分析框架[4], 张桂丹建立术语、修辞、审美、文化四维研究体系[5]。总体来看, 术语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但极少结合注释、术语表等副文本分析术语阐释逻辑, 研究视角较为单一。

译本对比是《书谱》英译研究的主要路径, 覆盖译本与分析方法持续完善。国内早期研究样本有限, 胡志国、廖志勒、何苗仅选取两至三部译本开展对比[6][7]。2017 年后学界逐步引入量化研究, 任彦妮采用语料库统计译本特征, 但未覆盖全部译本[8]; 谢薇首次建立平行语料库、囊括四部主流译本, 是目前样本覆盖最全面的对照研究[9]。纵观现有成果, 学界对比分析始终以正文译文为核心, 前言、注释、插图等副文本长期被忽略, 其配置差异与功能价值尚未得到系统考察。

国内学界持续引入多元理论适配《书谱》英译研究, 理论应用脉络清晰。2013~2016 年, 符号学、阐

²最后访问日期: 2026 年 1 月 1 日。

释学、意识形态理论初步应用,但存在分析浅层、界定模糊、缺乏量化支撑等问题。2017~2020,深度翻译、目的论、社会符号学等理论广泛用于解读翻译策略,理论适配性显著提升。2021年后,多模态翻译、翻译传播学等前沿理论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但现有理论应用存在统一局限,研究对象均局限于正文文本,尚未引入副文本理论开展专门分析,副文本承载的译者立场、文化补充与审美引导价值缺乏理论层面的系统阐释。

《书谱》英译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相对薄弱。刘泽青梳理了海外传播影响因素,但未提出可行优化路径[10];郭思杰从翻译传播学视角开展受众调研,但样本有限、普适性不足[11]。而且,现有传播研究普遍忽视副文本的媒介价值。《书谱》书法专业性强、海外读者认知门槛高,前言、注释、插图等副文本是消解文化隔阂、传递中式审美的关键载体,但其传播功能与接受机制尚未被学界关注。

2.2. 副文本理论研究综述

整体而言,副文本理论体系成熟、应用广泛,学者研究热情高涨,但极少适配书法、书论类专业典籍,存在明显研究缺口。笔者从理论建构、功能应用、跨文化传播三方面梳理副文本研究现状。

副文本理论由热奈特提出,其基于索绪尔互文性理论提出内外副文本二元框架,界定了副文本“阐释门槛”的核心属性,涵盖序跋、注释、插图等核心要素,为边缘文本研究奠定理论基础[12]。传统理论存在原作中心论、媒介适配性弱等局限,Batchelor突破固有框架,确立译本副文本的独立主体性,完善多媒介副文本研究体系[13]。国内学界完成理论译介与本土化修正,统一术语标准、细化分类边界,适配中文文本研究语境。但现有理论修正多针对通用文学文本,尚未适配书法典籍的专业特征。

功能阐释与译者主体性研究是副文本核心研究方向。国外研究表明,序跋、注释等副文本能够直观反映译者理念与时代翻译规范,是还原译本生产语境的重要依据[14][15]。国内研究进一步证实,副文本是译者主体性外化的重要载体,可实现文化阐释、术语解读与策略呈现等功能[16][17]。当前研究多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支撑不足,且极少涉足书法译介,尚未探讨书法译本副文本的动态功能演变规律。

副文本是典籍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海外读者文化认知缺陷、优化译本接受效果[18]。副文本配置受时代语境、传播目标与译者理念共同影响,具备动态演化特征。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学、医学等通用文本,针对《书谱》等高专业性书法典籍的副文本研究十分匮乏,尚未系统探究其副文本的配置特征、演变逻辑与文化传播价值。

2.3. 研究述评与缺口

综上,《书谱》英译研究与副文本研究各自发展成熟,但二者交叉领域存在显著研究缺口。第一,《书谱》英译研究重正文、轻副文本,缺乏多译本副文本的历时、共时对比与量化考察;第二,副文本研究多聚焦通用文本,缺乏对书法专业典籍的适配研究;第三,现有研究以静态功能分析为主,缺乏对副文本动态演变的研究。据此,本文以热奈特副文本理论为支撑,探究《书谱》四英译本副文本的配置特征、功能演变与生成动因,弥补现有研究短板,为古典书论对外译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3. 研究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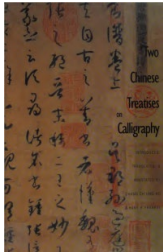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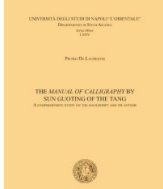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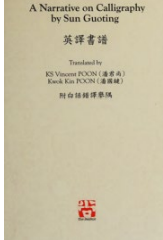
3.1. 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热奈特(G rard Genette)的副文本理论为核心理论框架。热奈特从空间位置、时间顺序上对副文本进行了分类。从空间位置上,将副文本分为“内文本”(文本内部元素,如注释)与“外文本”(文本外的元素,如访谈);按时间顺序区分,以正文出版为时间参照分为“前副文本”(早于正文出版的副文本)、“后副文本”(时间仅晚于正文出版几月的第二版序言)和“延期副文本”(时间晚于正文出版几年后的新版序言),以作者的逝世为时间参照又有生前副文本与死后副文本[12]。

3.2. 语料界定

本研究选取唐代孙过庭所著《书谱》[19]及其孙大雨[20]、张充和与傅汉斯[21]、毕罗[22]和潘君尚和潘国键[23]四个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其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formation of *Shupu* and its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表 1. 《书谱》及其四个英译本信息表

	作名	作者信息	出版社	出版年份	内容截图
原本	《书谱》	孙过庭(唐)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	
译本 1	<i>On the Fin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i>	孙大雨 (中国, 1905~1997)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³	
译本 2	<i>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i>	张充和 (中国, 1914~2015) 傅汉斯 (德裔美籍, 1916~2013)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5	
译本 3	<i>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of the Tang: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and Its Author</i>	毕罗 (Pietro De Laurentis, 意大利, 1977 至今, 书法家)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2011	
译本 4	<i>A Narrative on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i>	潘君尚(加拿大人, 生于香港, 1979 至今); 潘国键(加拿大人, 生于香港, 1945 至今)	The SenSeis	2018	

3.3. 研究方法与流程

研究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统计方面, 依据热奈特的副文本分类框架, 将副文本划分为前言/导言、序、附录、插图、注释、参考文献、题辞、出版说明、献辞、索引、图版等子类别, 利用 python 等工具对各译本副文本进行识别并经人工核验后形成统计数据。定性分析方面, 对

³孙大雨 1929 年完作, 1935 年受邀发表在《天下》月刊, 1997 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 本研究以 1997 年版本为研究语料。

导言、典型注释、附录等关键副文本进行深度解读，以四译本对比的方式揭示同一功能维度下的实现层级与功能差异。

流程上遵循“理论铺垫－语料整理－现象分析－动因阐释”的递进式逻辑：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梳理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空白，搭建副文本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整理四译本副文本语料，完成分类统计与数据整理；再次，开展副文本分布特征与功能类型分析，客观呈现演变现象；然后，分析这些副文本功能演变的背后因素；最后，总结结论与展望。

4. 《书谱》英译副文本功能对比分析

4.1. 四译本副文本整体分布概况与数据解读

笔者利用 Python 等工具对副文本类型进行统计，经人工核查，呈现各译本副文本的类型配置、数量规模与形式偏好差异，详见表 2。

数据显示，表 2 数据显示，四译本副文本配置差异悬殊：孙、张、毕、潘译本注释数量分别为 6、62、477、785 条，最多与最少体量相差约 130 倍；参考文献亦从孙译本的 0 篇增至毕译本的 193 篇，潘译本 37 篇(其考据多融入注释)。这一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译者身份定位、目标读者预设及学术环境的不同：孙、张时期中国书法在域外认知近乎空白，副文本以“最低限度普及”为目的；毕、潘时期书法研究已初步进入西方学术视野，副文本因而承载学术对话与审美输出的高阶使命。此外，孙译本的 10 项碑帖插图说明早期已萌发视觉辅助意识但未成体系；潘译本则以 13 幅带注解的临摹插图实现了视觉副文本的学术化与审美化升级。

Table 2. Paratext types in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upu*
表 2. 《书谱》四个译本中副文本类型统计表

副文本类型/译本	孙译本	张译本	毕译本	潘译本
前言	1	1	1	1
序	1	无	无	无
附录	1	2	1	1
插图	10	无	无	13
注释	6	62	477	785
参考文献	无	80	217	37
后记	无	无	无	无
题辞	1	无	无	无
出版说明	无	2	无	1
献辞	无	无	1	1
索引	无	1	1	无
图版	无	2	13	无
总计	20	150	711	839
占比	1.16%	8.72%	41.34%	48.78%

4.2. 副文本功能及演变

4.2.1. 认知功能：信息补充到深度学术建构

副文本的认知功能通过信息补充、文化语境补偿与意义阐释实现，以此降低读者的阅读门槛。四译本在此功能上呈现出从“最低限度信息供给”到“深度学术建构”的显著层级差异。

在填补文化空白、化解“文化不可译”这一层面，四译本均通过副文本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认知补偿，但其补偿方式与深度截然不同，如：

例 1：

孙译： *On the Fin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脚注：* The Introduction to a lost Essay of six chapters, in two parts, on *Shu-fa* (书法), the fin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original title being *Shu-bu* (书谱).

张译： We have selected these two treatises because...*Shu pu* is the only text we have, and we must be content with it.⁴

孙大雨译本仅以译文题目后的嵌入式脚注补充了《书谱》的题名释义，在读者遇到核心术语的即时阅读节点上提供最基本定义，但其信息量极为有限，仅能回答“这是什么”。张译本则在正文前设置前置式导言，用近三页篇幅系统介绍《书谱》的成书时间与地位、孙过庭生平、真迹考证等问题，为读者搭建完整的认知框架后再引导其进入正文，但其前置式设计要求读者在未接触文本之前即消化大量背景信息，对普通读者存在认知门槛。孙译本脚注与张译本导言虽均为读者提供了《书谱》的基本文化背景，但嵌入式与前置式的形式差异导致读者认知加工路径完全不同：前者是点状的、按需触发的，后者是块状的、提前建构的。此外，张译本还通过前勒口定位目标读者，从而降低读者阅读门槛(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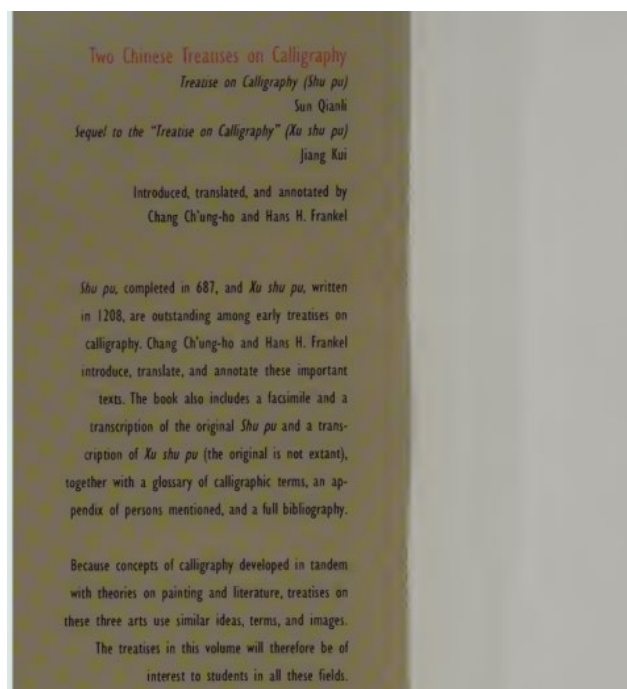


Figure 2. Front flap of Zhang's translation

图 2. 张充和译本前勒口

毕译本将认知补偿功能分散嵌入大量脚注与夹注之中，不仅解释具体术语，更同步提供历代书论注疏的比对与文献出处，读者可在阅读任意语句时即时获取多层次的学术参考信息。潘译本更进一步，其在脚注中不仅完成术语释义与文献考据，还主动标注并订正前代译本的翻译之失(见例)，使认知补偿功能从“解释陌生信息”升级为“辨析正误、呈现学术史”。

⁴此部分为张译本 Introduction 部分的内容。

例 2:

原文: 夫自古之善书者, 汉、魏有钟、张之绝, 晋末称二王之妙。

孙译: Since olden times, for names great in *shu-fa*, the Dynasties Han and Wei have given us Zhong and Zhang, and the later years of Jin, the two Wangs, father and son.

张译: The best calligrapher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include Zhong You and Zhang Zhi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they are unexcelled; and 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 of the late Jin—they are praised as marvels.

毕译: Amongst those who in ancient times excelled at calligraphy, during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re has been the fame of Zhong [You] and Zhang [Zhi],¹⁶⁵ whilst at the end of the Jin has been praised the splendour of the Two Wangs.¹⁶⁶

脚注: ¹⁶⁵ The compound “Zhong Zhang” refers to the two calligraphers Zhong You (151~230, courtesy name Yuanchang 元常, native of Yingchuan 潁川, present day Henan) and Zhang Zhi (d. 192, courtesy name Boying 伯英, native of Dunhuang 敦煌), the former famous for his standard script, the latter for his cursive. It is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passage from Wang Xizhi’s biography in the Book of the Jin where he talks about his own calligraphy (passage quoted by Sun Guoting in Columns 4-8). *Jin shu* 80.2100. For biographies, see *Sanguo zhi* 13.391-423; *Hou Han shu* 65.2144.

¹⁶⁶ The term “Two Wangs” is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emorial Discussing Calligraphy* by Yu He. In *Fashu yao lu* 2.36.

潘译: Alas, since a long time ago, those who were regarded to have penned great calligraphy⁽¹⁾ were Zhong (Zhong Yao 鍾繇, 152~230 AD) and Zhang (Zhang Zhi 張芝, ?~192 AD) of the Han-Wei Period (206 BC~265 AD), both of whom produced unrivaled masterpieces, as well as the Two Wangs (Wang Xizhi 王羲之 303~361 AD; and Wang Xianzhi 王獻之 344~386 AD) of the late Jin dynasty (265~420 AD) who both produced works of exquisite beauty. (脚注见图 3)

(1). 夫自古之善書者 - The term “自古” in this contex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since long time ago” rather than “from antiquity” (*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1) or “ancient times” (*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of the Tang*, Napoli: 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 2011:41); “古” here is relative and not absolute in this context, and so does not necessarily include ancient pre-historic periods, and periods of Xia (夏), Shang (商) and Zhou (周), when standard and cursive scripts have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See footnote (4)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古” and footnote (335) for discussion on the scope of Sun Guoting’s narration here in the *Shu Pu*.

Hence, the term “善書” is focused mainly on discussing on penning good standard, cursive and semi-cursive scripts, which were widely used during Sun Guoting’s era. In addition, the Four Talents (四賢, line 7), Zhong Yao 鍾繇, Zhang Zhi 張芝, Wang Xizhi (王羲之), Wang Xianzhi (王獻之) mentioned were not renowned for writing the ancient clerical, seal scripts, etc. Indeed, before the Four Talents, there were many renowned calligraphers, such as Li Si (李斯), who penned these ancient scripts with great beauty;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see Yang Xin’s *A Collection of Names of Adept Calligraphers* (羊欣, 《采古來能書人名》).

Figure 3. Footnote (1) in Poon’s translation

图 3. 潘译本脚注(1)⁵

⁵受篇幅限制, 笔者在有必要展示潘译本脚注全貌的情况下, 以图片形式呈现潘译本脚注(1)。

针对“钟、张、二王”的翻译, 孙译本仅以音译保留人名, 未作任何认知补偿; 张译本在正文补全姓名全称, 附录人名表提供简要介绍, 已初步实现让读者知道此人是谁; 毕译本则以脚注细列出钟繇、张芝的生卒年、籍贯、擅长书体及正史文献出处, 将术语从陌生符号转化为可追踪的学术对象; 潘译本不仅提供同样详尽的考据信息, 更在脚注中直接指出张、毕译本因参考马国权版译注而产生的翻译之失, 将认知补偿功能推向学术论辩层面。毕、潘译本均依托海量文献副文本, 不再止步于解释陌生术语, 而是主动与中西方历代书法研究成果展开对话, 副文本辅助阅读的注解成为学术论辩载体, 实现阐释功能由补缺到深究、学术对话的本质升级。

4.2.2. 权威建构: 从外部背书到跨译本对话

副文本在认知阐释之外, 还承担着建立译者与译本权威、呈现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功能。四译本在此维度上呈现清晰层级。

在权威建构路径上, 孙译本完全依赖外部背书——季羨林作序、曹萃亭题章。张译本依托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机构权威, 并在致谢中提及参考朱剑心、马国权等研究权威, 导言中主动对话孙译本及德译本, 通过对话前人确立译本权威。毕译本的权威建构路径发生根本转变——217 篇参考文献、477 条注释、完整索引与术语体系, 不再依赖外部名家或机构品牌, 而是通过副文本内部积累的学术密度自证其可靠性。潘译本则在学术密度之外, 通过 785 条注释中对前代译本的系统批评与订正(可见图 3), 以“纠错”这一学术行为确立自身判断的权威性。

综上, 四译本在译者身份建构维度形成清晰层级: 孙译本依赖“外部赋权”, 张译本依托“机构背书 + 策略声明”, 毕译本立足“学术密度自证”, 潘译本则实现了“学术批评 + 艺术实践”的综合身份建构。

此外, 潘译本在脚注中系统订正前代译本的翻译偏差, 并专辟篇幅进行错误举隅, 已超出个体勘误义务, 而将《书谱》英译视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学术领域。通过将批评对象纳入自身副文本, 潘译本承认了张、毕译本作为学术谱系中不可绕过的节点, 并以订正其误的方式将自身嵌入该谱系。这一标志着《书谱》英译从独立翻译行为转向学术共同体的累积性建构, 副文本也因此从“阐释的门槛”升级为“知识生产的现场”。

4.2.3. 审美功能: 从简易图像展示转向书法审美引导

《书谱》作为书法理论经典, 其审美意蕴的传递是纯文字翻译难以完成的, 副文本在此维度承担着将抽象书学概念转化为可感经验的重要使命。四译本在此功能上的实现程度差异显著。

例 3:

原文: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

孙译: Here, a drop of crystal dew hangs its ear on the tip of a needle.

张译: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xuan zhen* [“suspended needle”] and *chui lu* [“anging dewdrop”] scripts.⁶

脚注: ⁶The terms *xuan zhen shu* (“suspended needle” script) and *chui lu shu* (“hanging dewdrop” script) are placed at the head of a list of several dozen different script types in the essay *Lu shu* by Yu Yuanwen; see *Quan Liang wen*, 67.12a.

毕译: Observe the extraordinary [forms expressed by] the suspended needle and the hanging dew-drop [vertical strokes].¹⁸²

脚注: ¹⁸² Images referring to the vertical stroke with a pointy inferior ending, and vertical stroke with a round-shaped inferior ending. See Liang Piyun 1984, p. 120.

潘译: Observing the many variety of brushstrokes displayed in calligraphy, there are some that are distinctive⁽²²⁾ like vertical hanging needles⁽²³⁾ or like the vertical paths of dews that are about to drop towards the ground⁽²⁴⁾ (脚注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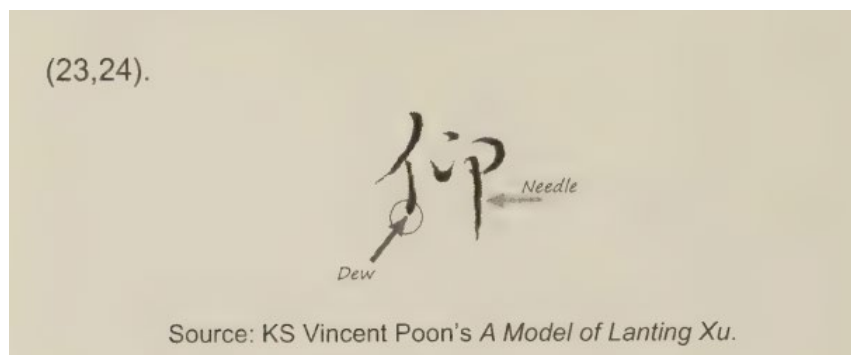


Figure 4. Footnote (23, 24) in Poon's translation

图 4. 潘译本脚注(23, 24)

孙译本在翻译“悬针垂露”时出现了理解偏差，悬针、垂露是书法两种常见笔法，孙大雨将其理解为“挂在针尖的垂露”显然不合适；张译本通过夹注加脚注的方式，形象地翻译了两种比法的形制特征，并简要介绍了其出处；毕译本同样以脚注加夹注的方式增加了对其内涵的解读，有利于读者理解其审美内涵；潘译本突破文字维度，以图注直观介绍悬针、垂露的视笔法特征，提高了审美维度。毕、潘译本都跳出文字释义单一框架，利用插图、附录、注释等副文本搭建审美解读路径，引导海外读者体悟中国书法独有的气韵、品评美学，从展示到审美浸润的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潘译本完成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功能升级，而是一种新的副文本范式。潘译本的副文本体系(临摹插图、错译举隅、学术论辩)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其三位一体身份的具体表征：作为学者，785条注释与错译举隅附录完成学术考据与跨译本对话；作为艺术家，13幅亲笔临摹插图以创作实践直观阐释笔法章法；作为译者，二者在副文本中有机统一——其临摹经验直接支撑了对前人笔法解读之“误”的学术判断。三重身份通过副文本实现互证与融合，使潘译本副文本超越了功能升级，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副文本范式：译者不再是原文的转述者，而是通过学术批评与艺术实践双重路径，在异文化语境中成为《书谱》文化意义的再生生产者。

5. 《书谱》英译副文本功能演变的动因探析

《书谱》四部译本副文本从极简释义(孙译本)到考据对话、审美建构的功能迭代，并非译者主观选择的偶然结果，而是外部学术累积、出版形式、译者翻译策略与书法专业素养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

5.1. 外部因素：学术累积与出版形式

《书谱》英译副文本的演变，首先受制于学术累积程度与出版形式两条外部条件。学术累积层面，孙大雨着手翻译时，《书谱》既无英译本可参，亦无白话文解读本可依，缺乏前期学术铺垫的译者面对文本难点只能自行判断。至张译本时期，除孙大雨英译本外，已有一个德译本、一个法译本可供参照，马国权、朱剑心等学者亦发表了《书谱》的细致解读与白话文翻译，学术基础的改善使张充和与傅汉思得以在导言中展开译本对话、在附录中搭建术语体系。毕译本则受益于更为成熟的书学研究生态，其深入的学术考究正是在学术累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潘译本的错译举隅与跨译本学术论辩，更是以译本量的累积为前提。

出版形式层面，孙译本最初刊于1935年《天下月刊》，刊物版面有限，副文本功能受到物理制约；1997年虽被收录入《古诗文英译集》，但该文集以诗歌翻译为主，新增副文本仅包括子女撰写的导言与一篇与《书谱》无关的论文附录，《书谱》未能以独立译本形态进入学术流通。张译本于1995年由耶鲁

大学出版社单独成书,但实际包含《书谱》与《续书谱》两篇合译,导言、术语表需兼顾两部作品,副文本密度仍受制于合译结构。毕译本以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术丛书形态独立出版,聚焦《书谱》一部作品,为 477 条注释、217 篇参考文献、完整索引与术语体系的配置提供了物质条件。潘译本同样聚焦《书谱》单篇独立出版,出版方在封底明确称其为“几十年来对《书谱》进行简洁、一致且完整解读的著作”,从期刊文章到合译选本再到学术专著的出版形态升级,与副文本数量的持续扩容形成了精确的对应关系。

5.2. 内部因素:译者策略与书法素养

不同译者的翻译理念决定了副文本的使用策略。孙大雨秉持直译普及理念,仅以少量注释完成基础文字解读,无译本对比与学术评述意识;张充和、傅汉思兼顾大众传播与基础学术对照,主动在导言评析孙译本与同期德译本,形成初级对话功能;毕罗遵循汉学考据导向,侧重整合吸纳历代研究成果,依托海量注释实现文献对话,但极少勘误前人疏漏;潘国键持辩证勘辨式翻译观,以副文本专门板块辨析前代译本、中文注本的释读偏差,把学术论辩作为副文本核心功能之一。

译者书法功底、实践经历是副文本形式选择的内在关键条件。孙大雨长于古典文学,从其“悬针”、“垂露”这一对基本的书法术语的错译可看出其书法功底并不深厚;张充和为民国书法家,其译本中有张充和抄录《书谱》的真迹,具备搭建术语体系、开展译本对比的能力;毕罗是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多年从事书法学美术文献研究与翻译等,具备专业的书法背景;潘国键为职业书法名家,自幼习书且常年办展(见图 5),其子亦传承书学,兼具文本解读与书法实操能力,因此译本增设大量临摹插图,兼顾审美展示与译文校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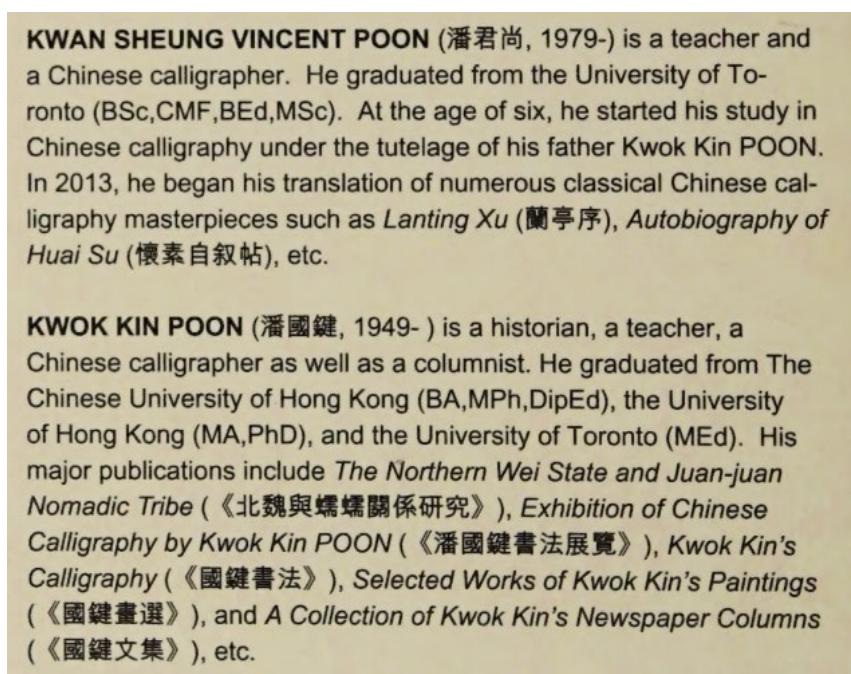


Figure 5. Back cover of Poon's translation

图 5. 潘氏译本封底

但是,内外因素并非平行并列,而是外部条件决定什么样的副文本在特定时期是可能且合法的——20 世纪 30 年代,即使孙大雨具备潘国键式的书法素养,刊物版面也无法支撑数百条注释的译本;毕罗的

考据型副文本只有在汉学体系成熟、高校认可书法为严肃学术对象的条件下, 才能获得学术丛书的出版支持。潘国键错译举隅与跨译本对话一定是建立在译本充足、有一定研究基础的条件上的。

综上, 学术累积、出版形式、译者翻译理念与书法专业背景等因素, 共同推动《书谱》英译副文本从单一释义工具, 演变为集考据、学术对话、审美传播、于一体的复合型跨文化媒介。

6. 结语

本研究以《书谱》四部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各译本副文本的类型配置与数量分布, 并从认知阐释、审美传递、跨文化传播三个功能维度对副文本的功能实现方式进行横向对比与纵向追踪, 揭示了副文本功能从基础辅助工具向复合型跨文化媒介演变的完整脉络。

本研究发现: 第一, 四译本副文本在类型与数量上呈现显著的梯度差异, 潘译本甚至能达到孙译本四十多倍。第二, 潘译本以“译者-学者-艺术家”三位一体的副文本范式, 标志着《书谱》英译从独立翻译行为转向学术共同体的累积性建构, 副文本由此从“阐释的门槛”升级为“知识生产的现场”。第三, 功能演变由外部条件(学术累积、出版形式)与内部因素(译者策略、书法素养)协同驱动——外部条件提供演变的空间与合法性, 内部因素决定功能实现的具体路径, 二者互为前提、相互强化。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将热奈特副文本理论应用于中国古典书论英译的跨文化情境, 揭示副文本在翻译实践中的功能变迁, 丰富了翻译副文本研究边界。在实践层面, 研究可为当前中国书法典籍外译提供副文本配置的参考。

本研究主要局限在于读者接受效果缺少研究样本, 笔者收集相关国外网站数据(Amazon、Goodreads等)发现孙、毕译本无读者评论反馈, 张译本共7个评分, 1条评论; 潘译本共2条, 客观上无法满足研究需求(检索日期2026年7月28日)。后续研究可结合其他相关数例如馆藏量等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 [1] Song, G. (2020) Re-Conceptualizing Foreignnes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alligraphic Culture into English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Perspectives*, 28, 777-791.
<https://doi.org/10.1080/0907676x.2019.1639780>
- [2] 吕立超. 书法相关文本英译的符号意义再现——以孙大雨译《书谱》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
- [3] 刘彦仕. “和而不同”: 中国经典书论术语的英译比较——以《书谱》三译本为例[J]. 外国语文, 2018, 34(3): 128-135.
- [4] 顾毅, 王振威. 深度翻译视角下汉语典故的翻译——以《书谱》中的典故翻译为例[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5): 620-624.
- [5] 张桂丹. 孙过庭《书谱》英译本对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2019.
- [6] 胡志国, 廖志勤. 张充和/傅汉思、孙大雨英译《书谱》比较——以汉籍外译策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为中心[J]. 语言与翻译, 2013(3): 51-54+92.
- [7] 何苗. 文化翻译观视域下的书法理论英译探析——以《书谱》英译本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北大学, 2016.
- [8] 任彦妮. 目的论视角下《书谱》英译本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科技大学, 2019.
- [9] 谢微. 基于语料库的《书谱》英译本译者风格对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5.
- [10] 刘泽青. 孙过庭《书谱》英译本比较及其海外传播探究[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10): 72-75+47.
- [11] 郭思杰. 书论典籍《书谱》英译本海外传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4.
- [12] Genette, G.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Lewin, J.E.,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3] Batchelor, K. (2018) *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 Routledge.
- [14] Kovala, U. (1996) *Translations, Paratextual Mediation, and Ideological Closure*.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8, 119-147. <https://doi.org/10.1075/target.8.1.07kov>

- [15] Tahir-Gürçağlar, Ş. (2002) What Texts Don't Tell: The Uses of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Hermans, T.,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St. Jerome Publishing, 44-60.
- [16] 肖丽. 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 上海翻译, 2011(4): 17-21.
- [17] 张玲. 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述评——翻译研究的副文本视角[J]. 上海翻译, 2013(2): 77-80.
- [18] 蒋继彪. 魏迺杰和安德鲁·埃利斯《中医学基础》英译本的内副文本研究[J]. 外语研究, 2025, 42(4): 82-86.
- [19] 孙过庭. 书谱[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
- [20] 孙大雨. 古诗文英译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21] Chang, C. and Frankel, H. (1995) *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2] De Laurentis, P. (2011) *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of the Tang: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and Its Author*. Herder International Book Centre.
- [23] Poon, K.S.V. and Poon, K.K. (2018) *A Narrative on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The SenSeis.